



YYUQINGYUAN
异域情缘

(HUANYU) ZHIHUANWAN(上)
穿越指环王

天哪，为什么别人穿越有人爱有人疼，而她却这么倒霉？但她现在已
经来不及说这些了。现在她只有……逃命呀！



追月逐花 [著] 珠海出版社

追月逐花

〔著〕



珠海出版社

穿越指环王

(HUANYUE)

ZHUYUEZHUHUA
①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穿遇指环王/追月逐花著. —珠海:珠海出版社,2009.1

(异域情缘/陈媛主编)

ISBN 978-7-5453-0148-9

I. 穿... II. 追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97204 号

异域情缘 之 穿遇指环王

主 编:陈 媛
作 者:追月逐花
责任编辑:潘杜鹃
装帧设计:天下书装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地 址: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电 话:2639330 2639344 2939345 邮政编码:519000
网 址:www.zhcbcs.net
E - mail:zhcbcs@zhcbcs.net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:84 字数:150 千字
版 次:2009 年 1 月第 1 版
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ISBN 978-7-5453-0148-9
定 价:126.00 元(全五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CHUANYU ZHIHUANWANG

目 录



1 高级口译变女巫	/1
2 文明与野蛮的初次交锋	/51
3 误入歧途的小绵羊	/99
4 初识庐山真面目	/146
5 看不见的漩涡	/198



高级口译变女巫

一架客机冲天而起，直冲云霄。起飞时的轰鸣声仿佛宣告一位伟大的女性，轰轰烈烈的人生即将开始——黛静是这么想的。她现在就坐在飞机的头等舱里，陪着她的老板。她终于结束了漫长的求学和寻职的生涯，进入了美丽的收获季——她凭借自己纯熟的英语，在一个跨国公司里当上了高级口译，每天的工作就是陪老板飞到世界各地，和各个国家的金发碧眼打交道——想起来就觉得兴奋莫名，简直恍然若梦——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终于来到了。

她看了看窗外，窗外一片白云若海。自己现在正在云端上呢。如此高高在上的感觉使她有点忘乎所以——虽然听说过太幸运了就会遭厄运，不过自己现在可是什么样的厄运都不会怕的。

也许因为她得意过头了，很夸张地，马上就有灭顶之灾降临了：飞机忽然剧烈地颠簸了一下，接着扩音器里响起了一个紧张的声音，那语气简直像灭顶之灾就在眼前。黛静愣了半天之后才听明白，原来是飞机出了故障，空姐正在向大家汇报情况，并教大家做自救姿势！

黛静脑子里立即一片空白。这简直是：老天爷，原谅我，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，我不敢再那么狂妄了，希望您让飞机尽快恢复正常……

祈祷显然无用，情况反而更糟。飞机外忽然狂风滚滚，不远处似乎有一个巨大的气流旋涡，里面正闪着道道电光！

天哪！这是什么啊？平流层空洞？外星人来袭？还是神话中的怪兽驾到？飞机已经无法正常驾驶，硬生生地被卷到旋涡里。满机的人感到一阵剧烈的颠簸，接着忽然失重，一股狂风灌入，身体也飞了起来——客机被撕裂了？

黛静只觉得自己像抛进了洗衣机一样身不由己地腾空转圈，身体周围到处是风，那些风全急着往人的身体里钻，此刻眼睛已经睁不开，鼻子嘴巴里也灌满

了风,不能呼吸。

她勉强把眼睛睁开一条缝,竟发现身体周围漆黑一团,只有头顶上的气旋顶部有一团隐约的光亮,里面电光灼灼,似乎布满了闪电!而自己,正被狂风卷向那团光亮!

一阵天旋地转之后是一阵剧烈的疼痛,就像在被无数条鞭子同时抽打一样。等到背部感到一阵剧烈撞击的疼痛,并隐约感到树皮的纹理的时候,她才明白自己掉到了树上,刚才那抽打般的疼痛正是自己撞断细树枝,掉下来的时候感受到的。

她赶紧向后攀住那粗大的树杈,稳住身体,刚想挪动一下,忽然眼前一黑,什么都知道了——刚才的撞击,实在太猛烈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,黛静忽然被一个热乎乎湿漉漉的东西蹭醒了。她勉强把眼睛睁开一条缝,发现自己已经在树下——不知什么时候掉下来了。再往左边一斜眼,立即像被炮烙了一样滚开老远——竟然有只野狼在舔她的脸!她用手一抹,才发现自己满脸是血。野狼是被血腥味引过来的!

野狼伸着鲜红的舌头,发出“咻咻”的呼气声,显然已经对眼前的美食迫不及待。黛静被吓得呆在那里,脑中一团混乱,只有一个声音在叫:“这不是作梦吧?这不是作梦吧?”

“喂,你在干什么?怎么不跑啊!?”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。黛静立即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把目光射向声音传来的方向,可是一看清楚就泄气了:冲过来的竟只是个半大少年?

黛静眼前一黑,彻底绝望:就你这模样还救我呢,自己别被狼啃了就不错了!

没想到那少年扬起手中的棍子,几下就把野狼打跑了。他出手很老练也很有力,好像长年习惯和狼搏斗一样。

少年挥着棍子,对逃走的野狼大声恐吓几句,回头对黛静说:“你还好吧?幸亏只有一头,如果遇到狼群就麻烦了。这家伙我认识,经常袭击我放的羊。”

黛静这才回过神来,对着少年上下打量。只见他是个白人,有褐色头发,茶色眼睛,穿着很奇怪的衣服。说的英语也很奇怪,似乎……相当古老?黛静大学时出于兴趣,选修了一门研究古英语的学科,还能听得懂。

“你们在拍电影吗?”这是黛静看来这是他怪异出场的唯一解释。

“电影?那是什么东西?”少年惊奇地眨眨眼睛,似乎从来没听过这个单词。



“那你穿成这样子干吗？”黛静更惊讶了。

“我平常就穿这身啊。大家都穿啊。你是不是脑子吓坏了？”少年比她还惊讶。

脑子坏了？大概吧。黛静用力地掐着太阳穴，怀疑自己是不是摔晕了还没醒，看到的全是幻觉。

“我看这样吧。我带你去我们的村子吧。给你清洗一下伤口，再喝点药。这样也许会好些。”少年向黛静伸出手来。

村庄？黛静想了想。也许村庄里有电话呢。有电话就可以联络救援了。也许还有汽车呢。搭车到城市里就一切OK了。再说自己身上的伤口现在痛得厉害，的确需要救治。所以虽然她不知道少年是好是坏，还是毫不犹豫地拉住了少年伸过来的手。

哇！好粗糙！黛静惊讶地发现少年的手掌上长满了老茧。他才多大啊？要多重的活？手上怎么会有这么多老茧呢？

少年拉着她走过山路。这哪叫路啊，崎岖不平，都是碎石。少年走起来却健步如飞，黛静根本跟不上他，只有踉踉跄跄地被他拉着走。

走出森林，赫然是一片草地。草地上有一群羊，一个穿着和少年一样奇怪的男孩向他们招手。

“这是桑多斯，我的兄弟。”少年笑着向她介绍，“哦，对了，我叫多拉，你呢？”

“哦，我叫黛静。”黛静只顾四处乱看，心里越来越惊恐：自己似乎掉到了一个极端偏僻的地方，目光所及之处竟看不到一个现代化建筑！那村里有没有电话，有没有汽车还说不定呢。

等到了村庄，黛静的心底彻底凉透。自己竟然还指望这里有电话，有汽车？所有的房子都是用石头和木头搭成的，简陋不堪。连自来水都没有，全村共用一个装着吊桶的井。马嘶驴叫，牛鸣猪哼，鸡鸭鹅堂而皇之地在人们中间乱窜，简直像中世纪！

黛静在村头惊惶地张望，她越来越觉得不对头。村里人也在惊惶地看着她。她穿着细密得看不出缝隙的衣料，衣服式样也很奇怪，头发横七竖八地直立着——黛静临走时请了顶尖的发型师为她做头发。果然一分钱一分货。虽然经历了空难，头发还是依稀——有形！

村民聚在一起对着她指指点点，还把多拉和桑多斯兄弟叫过去询问。有一

个单词在他们嘴里反复出现,同样很古老,感觉似曾相识,但怎么也想不起来。黛静并没有在意这个。她现在只在意:我到底到了哪里?

“你是哪里人?”多拉走了过来。他的态度已经大变,刚才的热情友好已经荡然无存,取而代之的是浓重的惊疑和猜忌,甚至还有些恐惧。

“啊?我是中国人。”黛静随口答道。多拉脸上又出现了迷茫的神情。他显然不知道“中国”是什么。黛静简直想哭:天哪,竟然连中国都不知道。看来自己真掉进了个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的地方里了。

“你是吉卜赛人吗?”多拉又问,脸色越发难看。

“当然不是了。我不是说过了,我是中国人。”黛静嘴里说着,目光定格在村头的那座钟台上。那是用石头砌成的,一面有楼梯的高台。台子上放一个木头支成的架子,挂着一个巨大的、长满铜锈的,铜做的钟。黛静的脑中忽然出现一幅老照片。黛静的导师对古代欧洲很着迷,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插入些古代欧洲的知识,其中给黛静印象最深的,就是古代欧洲每个村落都具备的报警钟。

导师给他们看的是一幅上世纪初的考古照片,里面的报警钟虽然残缺不全,并长满了铜锈,但式样还可以依稀辨认,而村头的这座报警钟,式样竟然和那幅老照片里的一样!?

黛静只感到一阵眩晕,越来越多的照片、图画和文字在她眼前闪过。对了,她慢慢都想起来了。这些人所说的语言、穿着的样式,房屋的建筑样式,还有这落后的生活方式,都属于古代的欧洲!自己难道穿越到古代欧洲来了?

她猛地把头转向多拉,颤抖着声音问:“现在公元几几年?”

多拉瞪大了眼睛:“公元……是什么?”他的目光已经完全是像看异世界来的人了。

黛静只觉得眼前一黑。虽然欧洲人以公元纪年,但在教会取得绝对统治地位之前,普通的欧洲人是不知道公元这个概念的。既然他不知道公元是什么,自己至少在公元十世纪前。

“那你们属于哪个王国?”黛静几乎是带着哭腔在问。

“我们属于西特蓝王国。”多拉眼珠乱转,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

“知道英国、法国吗?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天哪。黛静膝盖一软,瘫倒在地。这么说现在还在分割欧洲的法国、英国等大国出现之前。自己恐怕是到了公元四、五世纪,也许还要更早!?

她抱着膝盖坐在地上，把头深深地埋在双膝之间，想哭又哭不出来。丝毫没有发觉人群已经因恐惧而骚动，多拉已经面无人色。刚才，在她瘫倒的时候，村民中有人偷偷地把十字架对准她。她会因十字架而瘫倒，那么她就是……

黛静猛地抬起头来，把围观的村民吓了一跳。只见她满脸喜色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闪着奇怪光芒的小盒子。

原来黛静刚才感到口袋里一阵震动，辨认片刻之后才发现是自己的手机在动，掏出之后竟发现屏幕上现出“来电显示”，有人在给她打电话！对了，以前在科幻电影里看到过，时空隧道其实就是个电磁隧道，电磁波，尤其是手机的信号，也可以穿越时空和现代联系！

黛静高兴得差点哭出来——虽然不知道和现代联系上了之后能不能回去，但至少有了一丝希望。她正要接听，旁边忽然伸出一只手来把手机夺了过去，狠狠地摔在地上，几个村民围上去几脚把手机踩成了碎片。

“你们干什——”黛静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村民们七手八脚地从地上拽了起来，用绳子紧紧捆住，一个单词响亮地在她的耳边响起，她终于想起来了。

“女巫！”

古代欧洲的人一直非常恐惧女巫和巫术。判定的方法非常愚蠢——只要是他们不了解的，都是异端。黛静的衣着和头型都很奇怪，已经让他们心里不塌实了。她的面孔又酷似吉卜赛人——在他们看来是这样。吉卜赛人在古代欧洲一直被妖魔化，被当成异端迫害，他们中的女人理所当然地被当成女巫。而黛静的手机显然把他们吓坏了。他们认定那是魔鬼的道具，而黛静，百分之百就是女巫！

黛静嘶叫着，挣扎着，但一切无济于事。几分钟后她就被绑在了火刑架上，脚下堆满了柴火。

她的头发已经完全散乱，衣服也在混乱中被扯得七零八落。她呆呆地盯着围着她叫骂，呼喊“烧死她”的人们，脑中一片空白。这一切来得太快，也太奇怪了。已经远远超出她的承受范围了！

一个神甫模样的人庄严地念起祈祷词一样的东西——大概是原始的圣经。念了片刻之后就从一个狂热的村民手中接过火把。就在他举起火把，正要往柴堆里扔的时候，人群忽然骚动起来，似乎在喊：“亚格耐斯王子来了！”

黛静呆呆地抬起头，看到人们忙乱着让开一条道出来，纷乱地下拜。一个浑身金光闪闪的男子骑在马上昂然而来。黛静的视野因为濒死的恐惧已经变成一

片灰色，而这个男人却像一颗耀眼的星星，撕开了那漫天的灰色。

他身上的衣服绣满了金线，又长又直的金发上笼着一尊金冠，而他的面孔，让人看了之后只能想起一个词汇：精灵王子。当《指环王》风靡全国后，精灵王子几乎成了终极帅哥的代名词。

虽然和那位好莱坞大明星不是很像，但他和那位飘逸的精灵王子简直是说不出的神似。那清亮如瀑的金发，完美如精心雕刻出来的脸旁，清秀整齐，却又不失刚毅的眉毛，笔直高挺的鼻梁，薄薄而有棱角的嘴唇，清爽如晴空般的气质，挺拔结实的身材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双蓝色眼睛，在阳光下简直像两颗蓝宝石，不仅闪闪发光，还散发着一股深邃的气质，简直能把人的魂魄吸进去。

可能是因为他的形象太美，黛静理所当然地把他当成了救星——女人共同的弱点，对着他大声喊了起来：“救救我！我不是女巫！”

王子“哦”了一声，朝被绑在火刑台上的黛静看了过去。他的目光很随意，一点也没有“救命稻草”该有的自觉。

“你是王子吧！？那你就应该是文明人了！”黛静继续大声喊着。因为她急于表示自己的无辜，未免有些歇斯底里，腔调更是像训斥。

“可恶的巫女！你怎么可以对王子这么无礼！？”祭司慌张万分，压低声音吼道。如果不是攀爬柴堆不容易，他早就跳上去把黛静的头往下按了。

王子眉毛一扬，朝黛静看过去。他那蔚蓝色的眼睛忽然一暗，看起来就像两块寒冰。

黛静丝毫没有发现他目光中的寒意，直直地盯着他，那对黑色的眸子在阳光下快要燃烧起来，连珠炮似的说着自己的辩词：“你是文明人就应该了解，世界上哪有这么多女巫啊，把不了解的事物都当成异端，是非常愚蠢的，以上帝的名义杀害无辜的人，其实是对上帝的最大亵渎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王子笑了起来，笑声中隐隐有种针尖一样的东西。黛静许久之后才反应过来，那是杀意。而现在，她只是疑惑并且傻傻地跟着他笑了，觉得自己也许得救了。

王子轻蔑地看了她一眼，对祭司说：“她有经过审判吗？”

祭司听到审判这个词之后竟被吓了一跳：“没有。”

“那就给她一次机会，来个审判好了。”王子斜睨着黛静，“没有经过审判就死掉了，不是太可怜了吗？”



“谢谢！谢谢！”黛静差一点就感激涕零。祭司却用同情的目光看着她。王子则带着嘲弄的神情和一丝莫可名状的笑容转过脸去。

黛静被从火刑台上放了下来，仍旧被反捆着，她被士兵用矛逼着走。他们把她带到一个沼泽边上。沼泽里雾气蒙蒙，不知什么鸟正在树顶尖声打着呼哨，声音凄厉，令人揪心。黛静觉得身体渐渐发冷，忽然一个黑糊糊的东西“哗”地一下浮出水面，彻底把她吓得尖叫出来：那是一头鳄鱼！

“哗！哗！哗！”沼泽里响起了恐怖的打水声。黛静这才发现，这不大的沼泽里竟然层层叠叠全是鳄鱼！更让她惊疑惶惑的是，跟随王子的士兵们打着号子，把一长段细木扔到了沼泽上，架起了一座“桥”。这个沼泽是葫芦形的，“脖子”那一段较窄，“桥”正架在“脖子”上。

士兵们给她松开了绑缚，却仍把矛尖对准她。她惊疑地朝王子望去，王子正冷笑着看着她，沉着嗓子说：“女人！从这桥上跑过去！”

黛静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干……干吗？”

“当然是要审判你啊。如果你能毫发无伤地从这桥上跑到对岸，就可以初步证明你是无辜的。”

如雷轰电掣一般，黛静想起了臭名昭著的“神启式审判”——她早该想到的：神启式审判流行于古代欧洲，主要用来裁决疑难案件和宗教案件。其原理非常荒谬：即把犯人置于死地或施予酷刑，如果犯人生还或者感觉不到痛苦的话他就是无辜的，反之就是有罪的，其论据就是：如果他是无辜的，神会保佑他，不让他受伤或死亡。在这种裁判体制下，如果一个男人死了妻子，被怀疑是杀害妻子的凶手，且用其他方式无法证明他的无辜，裁判者可能会叫人把他的手按入油锅，如果他感觉不到痛的话他就是无辜的。再如果一个女人死了丈夫，有嫌疑而无法洗脱的话，裁判者就可能把她的脑袋按到水里，如果她十分钟或者更长时间之后还活着的话，她的嫌疑便洗脱了。黛静读着那些血腥的记录的时候总会感到毛骨悚然，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也会被卷到这种裁判里去。

“快走！”身后的士兵一声断喝，让黛静如梦初醒。她看了看沼泽里那游来游去的鳄鱼，只觉得头发蒙脚发软，站在原地死也不愿意挪步。

“那就请你回到火刑架上去了。”王子冷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颇有些幸灾乐祸的意味。

黛静一凛，想想烈火烧身的痛苦，再看看那一条条狰狞的鳄鱼，一咬牙，豁出去了：反正横竖都是死，不如死得快些——鳄鱼那大嘴，“咔嚓”一下就了解

了,比被火慢慢烤焦要舒服多了。

黛静带着“壮士一去不复返”的悲壮神情跳上了独木桥,脚刚一触到独木桥就是一滑。这独木桥非常狭窄,只够一只脚勉强踏上,而且表面凹凸不平,还在不停地颤抖着。黛静拼尽全力才把自己稳住。要在平时她已经滑下去了。也许是人在处于绝境的时候总会发挥出异常的力量原因。

黛静强迫自己不看底下那些鳄鱼,调匀气息,稳如泰山般踏出一脚。没想到脚刚碰到独木桥,独木桥就异样地颤抖起来,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声音,她甚至更感觉到独木桥的纤维正在迸裂分解。

天哪!这竟然是段腐木,转眼就要碎裂!

黛静已经来不及思考,也来不及害怕了。咬紧牙关,把脑中挤成一片空白,“啪啪啪”地在独木桥上飞跑起来,独木桥不堪重负地发出“吱嘎吱嘎”的声音,开始分离破裂。黛静刚踏上地面,独木桥就碎裂坍塌,倒在了鳄鱼池里。

黛静瘫倒在草地上,心跳得快要冲破胸膛蹦出来。天哪!她竟然成功了。

“不错嘛。”王子又发话了。

黛静恨恨地把目光转向他。但很快就为自己的愚蠢举动后悔了:不知是不是她那怨恨的神情很不顺眼,王子的嘴角又扯起一丝冷笑:“好了,接着进行下一轮审判!”

什么!?还来?黛静眼前一黑,立马昏倒。

不知过了多久,黛静才幽幽醒来。醒来后赫然发现士兵正用绳子绑她的双腿——她的手已经被绑上了。而在她的不远处,有一个水塘,水波平缓,估计没有什么猛兽。黛静正为这个而感到庆幸,猛然想起:他们绑我干什么?难道是要把我丢到水塘里?那我还庆幸什么东西?我真是个傻瓜!

王子的声音又从她的身后传来,证实了她的猜测:“好了,第二步审判。我们将把你丢到水里。假如你不被水淹死,那就证明你不是巫女。但如果你浮在水面上不沉下去的话,你也是巫女。好了,就看上天的裁断好了。”神启式审判就是这么矛盾,一方面把被怀疑是巫女的嫌疑人置于各种危险的境地,抱着神不会让无辜的人死去的心态“等待着神的裁决”,如果嫌疑人不死的话,就证明嫌疑人是无辜的,但如果嫌疑人在摆脱险境的时候显出了异于常人的能力,那就会被坚定地当成女巫。

黛静眼前一黑,差点再次晕倒——也许她晕倒了才是现在最好的选择,可

她的本能强迫她醒着。她瞪圆眼睛，眼睛翻着，像缺氧的金鱼一样看了王子一眼。心想莫非这王子是变态？为什么别人穿越遇到的都是些谦谦君子，至少都是正常人，自己为什么一穿越就遇到个变态狂？

身体已经被抬起，黛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离那片碧绿的水面越来越近。王子的声音听起来很温柔，但在她听来却充满了无限恶意：“放松点，不用挣扎，只要一會兒就结束了。”

黛静想大声喊“怎么可能放松嘛！”可是自己来不及了，身体已经被抛起，“扑通”一声跌进了池塘。一阵彻骨的寒冷袭来，和跳入游泳池时的感觉简直一个是天上一个地下！黛静这才发现在不同的情况下下水感觉到的凉意也是不同的！

她听说淹死的人都是水呛入肺中之后窒息而死，水呛进肺里要远比普通的窒息痛苦得多，她连忙闭紧嘴巴，不再吸气。同时眼睛也感到了一阵酸痛，就连忙闭上眼睛。她这一连串自救工作显然没法把自己和水祸分隔开来，水很快从她的鼻子里灌了进去，眼睛不知是否也被灌进了水而冰凉一片，自己似乎正朝无底的冰凉黑暗中直坠下去……

皮肤在一点点地回温，鼻子似乎也变得通畅了。黛静试着动了动手指，虽然手指仍然冰凉，却感觉不到水的阻力。“咳咳！”一股冲动直顶上来，黛静翻江倒海般地呕了几口水，醒了过来。水沾着她的脸，她感到很不舒服。她用手肘撑地，把身体抬了起来。她这才发现自己的绑缚已经被解开了。她迟疑着站了起来，听到围在身边人齐声“哦”了一声。围在她身边的，既有村民，也有士兵。他们的表情很奇怪，似乎都不在看人，而是在看……一项重要的试验？

她茫然四顾，看看自己是不是已经通过审判了。可是周围人的目光却告诉她：似乎还没。他们的目光中，似乎……都有一种期待，期待她……再耍猴？黛静像用一个悲戚的词来形容自己的遭遇，脑子里却忽然浮现了“耍猴”这个词。典型的黑色幽默。没想到人到了绝境也会幽默。

天色已晚，王子脸上的细节被晦暗隐没，因而变得模糊，使他看起来就像一尊雕像。只见他抽出一根箭，卸下肩上的弓，似乎随意地向天空放出一箭。

“啪！”一只麻雀掉了下来，那支箭从它的一只眼睛穿进去，另一只眼睛穿出来，穿透了它的脑袋。

黛静立即倒抽一口冷气：神箭手啊。一种不祥的预感已经在胸中泛起：他不会让我当箭靶子吧？

穿遇指环王^上

王子又拿出一支箭，上弓，把弓拉满，然后对准她：“女人！如果你能从我的箭锋下逃走，就能最终证明你不是巫女！”

围观的人们一脸冷酷，锐利的箭锋在夕阳最后一丝光线下闪着光。和前两次不同，黛静已经不再慌乱，紧抿着嘴唇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已经雾气缭绕的森林。这是对她的最后一次审判，她也要用所有的力气来个最后一搏！

“跑！”王子的声音在耳边炸响，黛静像离弦之箭一样冲了出去，跑向森林深处。树越多，屏障就越多。她想起在电视中看到的遇到持枪歹徒的逃生方法。就是呈曲线形逃跑，好让他无法瞄准。箭比枪显然要慢多了。

她绕过一棵又一棵树，飞快地逃窜着。虽然曲线逃跑有利于逃生，但是跑得越猛惯性就越强，要把惯性硬扭过来可是十分费力的。黛静却左右腾挪，速度极快。一点也不像是刚被从水里捞出来的样子，也一点不像是一天没有吃东西的样子，更不像是从小学开始体育就难及格的懒虫黛静。这真是到了绝境，猪也会上树！

她听到身边“嗖嗖”直响，很多箭同她擦身而过。也能听到身后“噔噔”直响，她知道那个变态狂王子在骑马追她。她没有害怕，因为她现在来不及害怕。她的脑中一片空白，只有那只被穿透脑袋的麻雀！

“哎呀！”由于转弯时力道没有掌握好，黛静扭到了脚踝，“扑通”一声倒在地上。身子还没着地黛静就忙着回头，发现自己正倒在一株大树之后。好！

“唰”一根箭忽然“弯着”射了过来。它的轨迹微弯，正对着倒在地上的黛静。这样的箭他也能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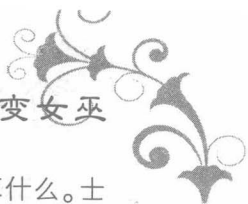
黛静想大声叫，却张大了嘴发不出声音。

“啪！”箭深深地插入了树干里。黛静还是大张着嘴巴。箭就在她的腮边滑过，划出一道血痕。她……胜利了！

她被两个士兵架着，在村民面前展示。王子高声说：“刚才的审判已经证明，你不是巫女，你们可以放心地让她在这里活动！”神启式审判在中世纪后期才流于规范，之前的审判方式都有些随意，像和神打赌一样。这个王子如此折腾黛静，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的什么恶趣味。

人群里一阵骚动，他们显然仍不安心。王子眉头微微一皱，从队伍里叫出一个小队长，低声吩咐了几句。那个猩猩般的小队长马上走到黛静面前粗野地喝道：“女人！以后你就跟着我的小队行动！”

在这种情况下由不得她说不。她很快被编了号，得到了一套衣服、一双靴



子，一顶帽子和一柄剑——都是男式的。她不知道自己在这个队伍里算什么。士兵？不像。大概被编入杂役了——古代欧洲有些军队里会有一些非正规军，担任一切杂务，负责炊事、勤务、探路等等，有时也充当炮灰。

“轰隆！轰隆！”黛静套着一套沉重的盔甲，像机器人一样半死不活地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走着。她越发不知道自己像什么了。当那个满嘴络腮胡子的小队长对她说明天发给你盔甲，她还以为是在调侃她——杂役哪能穿盔甲啊。没想到第二天还真发给她一套。厚厚的铁皮，至少有几十斤。她记得这种盔甲一般都是作装饰用。没想到还真有人把它穿到身上……咦？不对。其他人的盔甲都很轻啊。只是用铁环一环一环扣着组成的，只有头盔、肩头、带扣和护膝是铁皮制成的。为什么自己……身旁人的窃窃私语解除了她的疑惑：

“怎么让她穿那样的盔甲？那可是装饰用的啊。这是哪个傻瓜……”

“嘘！小声！听说是王子让她穿的呢。”

哼、哼哼，黛静在心里冷笑起来。果然又是那个变态狂！她已经被整得没脾气了。看来变态自古就有，只是人们没发现罢了。

现在是初夏，闷在这套盔甲里就别提有多热了，而且穿着这套盔甲走路很耗费力气，身上出的热汗和散发出来热气积在盔甲里出不去，把盔甲里弄得像蒸锅，而她黛静就像蒸锅里的螃蟹。她身上的衣服已经全湿透了，贴在她身上，磨着她细嫩的皮肤——这衣服估计是树皮扯出丝儿做的。古欧洲做衣服的料子就只有麻和毛料，还有树皮。还得好几百年，马克波罗才能到大元帝国发现棉花。而且带回来的也只是个走了形的传说：中国有种树上能长出绵羊来！（因为棉花远远看去像绵羊）。

好不容易到了吃饭时间。她终于亲眼见到了古代欧洲人的吃饭方式——以前还觉得很有野趣，现在看起来真是粗陋原始：几根大木头架成一个三脚架，下面挂着一个大铁锅，敞口的。里面“咕嘟嘟”地煮着肉块和蔬菜。每人的面包是自己背着。黛静因为是临时加入的，她的面包是现从农民那儿征讨而来的。

肉和蔬菜煮熟了之后每人发一碗，负责炊事的杂役舀着岩浆一样的汤菜往人们碗里灌。轮到黛静的时候他的手竟然有些抖，汤洒了好多出来，差点烫到黛静的手。看来他，不，他们，对黛静还是充满着戒心的。要是以往，遇到这样的排斥黛静恐怕早就吃不下饭了，可她现在却能若无其事，旁若无人地大吃大喝——她的心理素质变好了？

穿遇指环王①

吃过饭再走一段路就到了沃尔特男爵的封地。只是一个围着木栅栏的城堡，外面聚了好几个村落罢了。村庄固然简陋，不过城堡还是颇有几分气势的。通体用巨大的黑石砌成的城堡，用顶端削尖，一个人人都抱不过来的巨木组成的栅栏，全都给人一种苍凉粗犷的美感。

王子他们在这里驻扎下来。黛静终于可以脱下那可怕的盔甲了——不行军的时候可以不要穿的。

贵人们自然被安排到豪华舒适的房间里，而黛静则和其他杂役一起被安排在一下可以塞几十人的大房间里。不过还好不是大通铺，每人有自己的一张床。人多也是个保护。很少有人会当着很多人的面非礼——关于这点上黛静应该是多虑了。现在所有的人都会自觉地和保持距离，不会有人非礼她的。

住的地方一搞定，黛静就立即飞跑出去找洗澡的地方。没想到偌大一个地方竟然没有澡堂！她简直要疯掉了，如果不洗澡的话她觉得自己简直要腐烂了！忽然想起自己看过的一个欧洲油画中有美女在水中洗浴的场景，便横了心往山野里跑。一边跑一面安慰自己：在河里洗澡不仅能洗沐身体，还能把衣服也洗洗。

山里的河流还真不少。她毫不费力就找到了一条河床宽敞，河水清澈，水流缓慢的河。河底的鹅卵石，大的小的，一颗一颗地看得很清楚。黛静只有这时才觉得还是古代好。没有污染的天然河水，不仅洗起来舒服，说不定还能养颜哪。黛静爽快地脱掉了靴子，等到要脱衣服的时候又犯了难——虽然这附近没有人，她还是没在露天地里脱衣的勇气。

她迟疑着下了水。水浸过脚踝，凉丝丝的。她正盘算着是不是可以穿着衣服洗，这样可以把衣服和身体一块洗了。

不远处忽然传来“哗哗”的打水声。一个少女忽然从水里冒了出来，见到她之后立即惊叫着抱住身体。黛静省悟过来自己穿的是男装，赶紧结结巴巴地解释：“我……我是女的……”

少女听到她发出女人的声音，立即释怀地笑了。她那褐色的头发和洁白的肌肤上附满了水珠，在阳光下闪着晶莹的光。虽然她长得不是十分漂亮，但在阳光的照耀和清水的映衬下，恍然如山林里的仙子一样美丽。

看到她如此坦然地裸露自己的身体，黛静也放得开了，把那像蛤蟆皮的衣服几下揭了下来。揭下来之后才发现自己身上布满热疮，简直像蛤蟆一样。少女很惊讶。黛静羞愧地朝少女笑笑，怕少女嫌她肮脏。



少女瞪着她那蔚蓝的眼睛,不无痛惜地问:“你这是怎么了?身上怎么……成了这个样子?”

“有个变态逼着我在这个天气里穿铁皮盔甲。”黛静脱口而出,之后又后悔了……她当着国民的面辱骂王子该当何罪啊?转念一想,又放心了;“变态”这个摩登的词在二十世纪初才被创造出来,这个时代的人应该听不懂。

果然少女只是不解而又友好地笑笑,请她自便。黛静赶紧用力搓洗起身上来。放松了之后忽然有点酸溜溜——她的胸部比那少女小太多。虽然她在东方人当中也算是凹凸有致,但还是无法和西方油画里那样的女人比。

两人洗着洗着就攀谈起来。原来那女的叫卡梅拉,她洗澡是为了迎接自己的结婚典礼。她邀请黛静也去参加她的婚礼。黛静非常高兴地答应了。高兴得简直有些过头,几乎要泪光闪闪了——这是她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,第一次感受到温情。

村民的婚礼并不奢华,热闹却十足。新娘只是穿了身白色的礼服,戴着花冠和新郎一起跳舞,村民则围在他们四周一起跳。黛静出汗出怕了,只在一旁看着,倒也情绪十足。

忽然一个年轻的贵族骑着马旁若无人地冲了进来。人群立即骚动起来。贵族的随从大声说了几句之后,人群一阵大哗。

黛静忙问怎么了,一个老农悲愤地说:“领主要履行他的初夜权!”

一听到“初夜权”,黛静本能地感到一阵抽搐。“初夜权”是欧洲的农奴制和分封制最黑暗野蛮的一页。简而言之,就是每块土地上的领主拥有这块土地上所有的女性的初夜权,领主会在女性结婚的时候把她带到城堡里,先于她的丈夫和她过夜,以此来“祝福新婚夫妇”。黛静看到这个记载的时候感到非常愤懑,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能亲眼看到这种事情。

卡梅拉的父亲显然猝不及防:“可……可是,我的主人,从老主人开始主人们不已经放弃这种权力了吗?”

沃尔特男爵一翻眼睛,他那瘦削到陡峭的面容使他看起来很像吸血鬼:“那是我父亲自己放弃了。现在我是领主!”说罢示意随从把卡梅拉带走。

“不!”男爵的随从上前拉扯卡梅拉,新郎一把推开他们,挡在卡梅拉面前。

“哎呀呀!”男爵皮笑肉不笑地说,“你要反抗你的主人吗?”

小伙子牙关紧咬,紧握着拳头,仇恨地盯着他,没有移动。